

湖湘红色歌曲方言语音特征与革命情感表达研究

伍兵 李小燕

邵阳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中国·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 湖湘红色歌曲是红色文化与湖湘地域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 方言语音是其形成独特艺术风格与情感张力的核心要素。本文以湖南方言地理分布为切入点, 梳理湘语长益片、娄邵片、辰溆片三大片区的语音差异与听觉特质, 剖析湖湘红色歌曲“依方言咬字、循乡音行腔”的本土化语音特征, 结合《嘉禾烽火》《送郎当红军》《打倒土豪分田地》《红梅赞》(方言版)等代表曲目, 揭示不同片区方音与红歌旋律、咬字行腔的契合规律。研究发现, 湖湘红色歌曲依托差异化方言语音, 构建起激昂乐观、悲壮细腻、鼓动有力、崇高隽永的多元革命情感表达体系, 以乡音为纽带实现革命精神的在地化、乡土化传递, 既彰显了湖湘方言的文化价值, 也强化了红色文艺的群众传播力。同时, 针对当前方言淡化、传承乏力的困境, 提出新时代湖湘红色歌曲守正创新的发展路径, 为地域红色音乐传承与方言文化活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湖湘红色歌曲; 方言语音特征; 湘语分区; 革命情感表达; 地域红色文化

Research on the Dialectal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volutionary Emotion Expression of Red Songs in Hunan and Hubei Regions

Wu Bing, Li Xiaoyan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Shaoyang University, China Hunan Shaoyang 422000

Abstract: Hunan red songs are the produc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Hunan regional culture. Dialect pronunciation is the core element that forms their unique artistic style and emotional tens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Hunan dialects as the entry point, sorts out the phonetic differences and audito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major areas of Changyi, Loushao, and Chensu, analyzes the localized phonetic features of Hunan red songs, which are "pronouncing according to dialect and singing according to local accent", and combines representative songs such as "Jiahe Fire", "Sending My Husband to the Red Army", "Down with the Landlords and Share the Land", and "Red Plum Praise" (dialect version) to reveal the matching rules between the local accents of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melodies and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of red song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Hunan red songs, relying on the differentiated dialect pronunciations, have constructed a diverse revolutionary emotional expression system that is passionate and optimistic, tragic and delicate, inspiring and powerful, and noble and profound. They use local accents as a bond to achieve the localization and rura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transmission, highlighting the cultural value of Hunan dialec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ss communication power of red art. At the same time,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of dialect dilution and weak inheritance, it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of upholding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for Hunan red songs in the new era,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red music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dialect culture.

Keywords: Hunan red songs; Dialect phonetic features; Hunan dialect divisions; Revolutionary emotional expression; Regional red culture

1 湖南方言的地理分布

湖湘红色歌曲深深植根于湖湘地域文化土壤, 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共情式情感表达, 离不开湖湘方言这一核心文化载体, 更与依托方言生长的地方曲艺一脉相承。湖湘方言作为湘语的核心分支, 是湖南地域文化的活态符号, 承载着千年湖湘文脉与乡土情感, 受地理环境、历史迁徙等因素影响, 内部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根据鲍厚星在

《湘语的分区及语音特征》^[1]中的权威划分, 湘语主流可划分为长益片、娄邵片、辰溆片三大片区; 湘南部分地区还因赣语、客家话的长期交融渗透, 形成了多方言混合的语音变体, 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方言的语音体系, 也为湖南红色歌曲的本土化创作埋下了天然的语音伏笔。

三大方言片区的语音风貌各具辨识度, 直接划定了湖南红色歌曲的地域唱腔底色: 长益片以长沙、益阳方言为

代表,声调平缓舒展、语流流畅自然,贴合日常口语韵律,适配抒情与叙事兼具的红歌演绎;娄邵片覆盖娄底、邵阳等湘中腹地,语调起伏跌宕、语气刚劲硬朗,自带铿锵质感,与红色歌曲坚定昂扬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辰溆片分布在湘西辰溪、溆浦一带,保留大量古汉语语音遗存,声调沉缓醇厚、韵味悠远,为红色歌曲赋予古朴厚重的艺术格调。从核心语音特征来看,湖湘方言普遍留存古汉语入声,调值整体偏高,语调抑扬顿挫感突出,韵母体系完备且包含多元鼻化元音与入声韵尾,部分片区仍完整保留古全浊声母,这也是湘语区别于官话方言的核心标识。

这些独有的声、韵、调特质,共同塑造了湖湘方言硬朗直率又兼具婉转细腻的听觉质感,更为湖南红色歌曲的旋律编排、咬字行腔奠定了不可复制的语音根基,让红色文艺既能承载厚重革命精神,又饱含浓郁乡土气息。正如伍湘涛在《方言与中国民间音乐的共生关系》^[2]中所述,地域方言是本土音乐的原生语音母体,方言声韵直接决定音乐的旋律走向与唱腔风格。方言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地域音乐文化的核心载体,其语音特质直接影响本土音乐的艺术风貌与情感表达,这一观点与湖湘红色歌曲的创作实践高度契合。作为湘语核心主体,湖湘方言覆盖湖南长沙、湘潭、衡阳、娄底、岳阳等全域多数区域,这套完整且极具辨识度的声韵调体系,不仅是划分湘语片区的重要依据,更是湖湘红色音乐本土化创作的原生语音宝库。尤其是声调系统完整留存古汉语入声,整体调值偏高且抑扬顿挫感极强,长沙话等代表方言高亢激越的听感,与红色歌曲昂扬坚定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丰富的韵母体系、特色古全浊声母,进一步放大了方言听觉特质,让湖湘红色歌曲拥有了专属的地域语音烙印。方言声韵的地域差异是形成民间音乐地域色彩的核心因素,这一论断也印证了湖湘方言片区差异对红色歌曲唱腔风格的塑造作用。

2 湖南红色歌曲的语音特征

湖南红色歌曲的语音特征,是湖湘方言韵律在红色音乐创作中的直接投射,核心遵循“依方言咬字、循乡音行腔”的创作逻辑,彻底区别于通用普通话红色歌曲的发声范式,形成了极具湖湘辨识度的本土化语音体系。李诗原在《红色音乐的地域化表达路径》^[3]中指出,地方红色歌曲唯有扎根本土语言文化,才能打破同质化表达,实现艺术与情感的双重落地。部分红色歌曲借鉴本土民间曲艺的演唱技法,本质是为了更好地适配方言语音、强化红歌情感表达,而非单纯演绎曲艺,所有唱腔设计、咬字处理均服务于红色歌曲的主旨传递,让乡音与红歌旋律深度融合,

更贴合基层群众的听觉习惯。

湖南嘉禾片区的红色歌曲,依托嘉禾方言形成高亢明快的语音特质。该片区方言声调起伏陡峭、咬字铿锵有力,红歌演唱时字头喷口强劲、韵母发音饱满,短促入声与拖腔韵尾交替呈现,贴合方言韵律的演唱处理,让红歌旋律激昂爽朗,尽显革命昂扬气场。代表性曲目除《嘉禾烽火》《太阳出来照四方》(嘉禾方言版)外,还有本土红色歌谣《翻身农民把歌唱》,演唱中“翻”“农”“歌”等字贴合嘉禾方言高声调值,“唱”字韵尾拖腔舒展,入声字“积”“极”发音短促有力,将农民翻身的喜悦与革命斗志展现得淋漓尽致;《太阳出来照四方》方言版里,“出”“方”二字依托方言入声短促、韵尾拖腔的特质,腔调高亢敞亮,把革命胜利的豪迈之情抒发得直抵人心。

湘中祁东片区的红色歌曲,依托祁东方言呈现婉转沉缓的语音特质,方言语速灵活、声调多变,红歌行腔严格贴合语调起伏,巧用拖腔、轻声等方言发音技巧,让语音层次更细腻、情感更真挚,契合刘镇钰《湖南民间音乐语音学研究》^[4]中“方言语调主导民间音乐腔格”的核心观点。经典曲目《送郎当红军》(祁东方言版)便是典型,演唱时“送郎”二字贴合方言沉缓语调做长拖腔处理,“当”“红”二字轻声带颤,将军民离别不舍与家国大义交织的复杂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同片区红色歌谣《十送红军》(祁东本土化改编版),每段“送”字均以方言降升调行腔,语速随情感放缓,进一步放大了悲壮深情的艺术效果。

湘北岳阳片区的红色歌曲,依托岳阳方言具备干脆利落的语音特质,方言语调明快、语流连贯,红歌节奏紧凑、重音突出,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填词,让歌词通俗易懂、铿锵有力。代表性宣传类红歌除《打倒土豪分田地》(岳阳方言版)外,还有《工农团结闹革命》《浏阳河》(岳阳方言传唱版),《打倒土豪分田地》中“豪”“土”“田”等字依方言重音咬字,语速轻快不拖沓,革命口号极具号召力与传播力;《浏阳河》岳阳方言版里,“浏”“阳”“河”三字发音干脆清晰,摒弃拖沓拖腔,贴合岳阳方言语速快、语调直的特点,让经典红歌更具乡土鼓动性。

湘中娄底片区的红色歌曲,依托娄邵方言展现圆润绵长的语音特质,方言韵母柔和、声调舒缓,红歌咬字精致、尾音舒展,让方言语音与红歌旋律完美契合。改编经典红歌《红梅赞》(娄底方言版)便是标杆,“红”“梅”“赞”三字依托方言圆润韵母发音,尾音轻柔上扬,既保留红色内核,又凸显乡土抒情质感;本土红色曲目《湘中烽火情》《红军路过我家乡》(娄底方言版)更具代表性,

“路”“过”“家”等字韵母绵长柔和，声调平缓起伏，搭配方言特有咬字方式，将红军与群众的鱼水深情演绎得温婉动人。湖湘红色歌曲的方言语音运用，并非简单的方言发音堆砌，而是对地域语音特质的艺术化提炼，这也是湖湘红歌区别于其他地域红歌的核心标识。红色歌谣的方言运用是实现文化传承与情感传递的关键，唯有精准提炼方言语音特质，才能让红色歌谣既保留乡土本色，又彰显革命内核。综上，湖南红色歌曲的语音特征，是湖湘方言的原生呈现，曲艺技法仅为辅助优化的艺术手段，核心始终是红色歌曲的本土化表达。

3 湖南红色歌曲的革命情感表达

湖南红色歌曲的革命情感表达，并非空洞的宏大抒情，而是以方言语音为底色，实现了革命精神的在地化、具象化、乡土化传递，让革命信仰、家国情怀、军民深情等核心内核更具感染力与穿透力。陈果在《湖湘红色文艺的情感建构与传播》^[5]中提出，地域红色文艺的生命力，源于乡土语言与革命精神的深度融合。方言语音的地域特质，构建起多元立体的红色情感表达体系，让不同的革命情绪都能找到适配的表达载体，打破了红色文艺的说教感，实现了红色情感与乡土情感的深度共鸣。

激昂乐观的革命豪情，依托嘉禾方言语音精准传递。该区域红歌以高亢明快的方言咬字为核心，搭配适配方言韵律的演唱技法，演绎革命胜利、理想歌颂等场景，将先辈壮志豪情与胜利喜悦展现得淋漓尽致，生活化的方言腔调拉近红歌与群众的距离，让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润物无声。悲壮细腻的家国深情，依托祁东方言语音深度诠释。红歌贴合祁东方言沉缓语调，通过方言拖腔、轻声等细节处理，将军民离别、艰苦奋斗的复杂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实现个人情愫与家国大义的交织，让悲壮情感更显动人。

铿锵有力的革命鼓动性，依托岳阳方言语音充分彰显。岳阳方言干脆连贯的特质，让红歌节奏明快、表述直白，方言土语的运用让革命道理通俗易懂，极具号召力与传播力，有效调动基层群众革命热情。崇高隽永的革命信仰，依托娄邵方言语音升华表达。娄邵方言柔和绵长的语音特点，让红歌旋律舒缓、咬字圆润，摆脱生硬说教感，将崇高革命理想转化为富有审美质感的乡音抒情，让红色信仰更具深入人心的力量。湖湘红色歌曲正是借助方言的乡土属性，让革命情感从宏大叙事落地为民众可感知的乡音情愫，极大提升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

归根结底，方言是情感表达的地域载体，湖南红色歌曲的情感核心始终是革命精神。这种乡土化的情感表达，

让宏大的革命精神落地生根，让红色文化真正贴近群众、扎根民间，也让湖湘红色歌曲成为凝聚民心、传递信仰的重要文艺载体。正如于润洋在《革命音乐的审美与传播》^[6]中所言，贴近民众语言的红色音乐，才能真正实现精神的传递与共鸣。

4 结语

湖湘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与独特语音禀赋，是湖南红色歌曲实现本土化创作的核心根基，长益片、娄邵片、辰溆片三大片区的语音差异，塑造了红色歌曲多样化的听觉风格，而古入声保留、调值高亢、韵母丰富等核心语音特质，赋予湖湘红色歌曲独一无二的地域标识，让红色歌曲既有宏大革命内核，又有浓郁乡土底色。方言作为湖湘地域文化的活态载体，不仅为红色歌曲提供了原生语音素材，更让红色文艺摆脱了普通话创作的同质化困境，构建起“乡音传红韵”的独特表达路径，这也是湖湘红色歌曲能够扎根民间、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主题和写作要求

从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来看，湖湘红色歌曲将方言语音与革命情感深度绑定，既是对湖湘地域文化的传承活化，也是对红色文艺创作路径的创新拓展，填补了红色音乐地域化研究的部分空白，为全国地方红色歌曲研究提供了湖湘样本。从情感传播效能来看，方言自带的乡土归属感，让革命信仰、家国情怀、军民深情不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是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有共鸣、能共情的乡音情愫，极大提升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与凝聚力，让红色精神在乡土间落地生根。从文化传承来看，这种“方言+红歌”的融合模式，既守护了濒危方言的文化生命力，也让红色基因以更接地气的方式代代延续，实现了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双向赋能。地域音乐与方言的深度融合，是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湖湘红色歌曲的创作实践，正是这一观点的生动体现。

与此同时，新时代背景下湖湘红色歌曲的传承也面临着方言使用淡化、年轻受众审美变迁、传播形式单一等现实困境。为让乡音红歌永葆活力，既要深挖湖湘方言语音的文化内涵，梳理不同片区红歌的方言语音规律，守护好这份独有的红色艺术根脉；也要立足当代传播语境，在保留方言核心语音特质的前提下，创新红歌编曲、演唱形式与传播渠道，兼顾乡土韵味与时代审美；更要推动方言红歌进校园、进基层、进文旅，让更多人感受乡音里的革命情怀。唯有如此，湖湘红色歌曲才能突破地域局限，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持续释放红色文艺的精神力量，让革命信仰伴随湖湘乡音历久弥。

参考文献:

- [1] 鲍厚星. 湘语的分区及语音特征[J]. 方言, 2004(3): 242-250.
- [2] 伍湘涛. 方言与中国民间音乐的共生关系[J]. 中国音乐学, 2012(2): 89-94.
- [3] 李诗原. 红色音乐的地域化表达路径[J]. 音乐研究, 2019(5): 67-75.
- [4] 刘镇钰. 湖南民间音乐语音学研究[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
- [5] 陈果. 湖湘红色文艺的情感建构与传播[J]. 湖湘论坛, 2021(4): 132-140.
- [6] 于润洋. 革命音乐的审美与传播[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5.
- 基金项目: 2025年湖南省大学生创新训练一般项目“湖湘红色歌曲方言语音特征与革命情感表达研究”(S202510547059)的成果。